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英〕莱昂内尔·罗宾斯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英〕莱昂内尔·罗宾斯 著

朱 泱 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英〕莱昂内尔·罗宾斯 著
朱泱 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英〕莱昂内尔·罗宾斯 著

朱 泱 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英〕莱昂内尔·罗宾斯 著

朱泱 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科学的
性质和意义

〔英〕莱昂内尔·罗宾斯 著

朱 泱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英] 莱昂内尔·罗宾斯 著

朱泱 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英〕莱昂内尔·罗宾斯 著

朱泱 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英〕莱昂内尔·罗宾斯 著

朱 泱 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英〕莱昂内尔·罗宾斯 著
朱 泱 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北京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1]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1]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1]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1]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1]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1]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1]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1]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1]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 5 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 2 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24 卷，第 225—238 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可同先前我只是隐含地讨论这些问题相比，我的良心却得到了更多的安慰。第5章的开头一节也重写了，并在第2节中增添了若干段落，进一步说明了我为什么认为应该把前一章讨论的定性规律同统计分析中的定量“规律”区别开来。我还在第4章和第5章中增加了几节，讨论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关系以及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可能性，因为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希望我所作的这些修改能被我的朋友哈耶克教授、罗丹博士和斯托尼尔博士所接受，他们曾就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以指教，发表过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当然，若我的论述中潜藏有错误，他们不应负任何责任。

苏特教授从各方面攻击了我的这本著作，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怀着好奇与尊敬的心情拜读了他的批评文章。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称我采取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态度，对这种态度发表了种种看法，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就这一点而言，他要打倒的并不是我，而是马克斯·韦伯，可我认为马克斯·韦伯依然屹立在那里。不过，我也真诚地同意他发表的许多看法，特别是同意应该超越初等静态理论的一些相当陈腐的法则。我与他的分歧只是认为，不必牺牲精确性，不必把静态理论的根本基础视为无用，也能做到这一点。我对现代数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果知之不多，但我怀疑，他引证的那些杰出科学家是否会像他那样瞧不起数理经济学方法，尽管他们会深深感到数理经济学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奈特教授的观点。[①] 我还不能不感到，本书由于疏忽也许有一两处带棘的表述，激怒了苏特教授，不然他不会如

① 《新近讨论的经济科学》，载《美国经济评论》第24卷，第225—238页。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英〕莱昂内尔·罗宾斯 著

朱泱 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英〕莱昂内尔·罗宾斯 著
朱 泱 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英〕莱昂内尔·罗宾斯 著

朱泱 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英〕莱昂内尔·罗宾斯 著

朱 泱 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北京